歷史與空間

朱明前期的政治禁忌

■安立志

朱元璋出身「淮右布衣」，當過乞丐，做過和尚，窮棒子造反，黃袍加身，成了皇帝，不過變換了大王旗。朱元璋登基後，同樣要面對劉邦曾經面對的「功狗」與「功人」、「馬上得天下」與「馬上治天下」的問題（《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P276、396），開始時他的看法是正確的，「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功狗」們不幹了，他們挑撥道：「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朱元璋說：「這個名字很好啊（此名甚美）！」「功狗」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果然，粗人出身的朱元璋，害怕被文人戲弄，「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明．沈節甫景明刻本《紀錄彙編》卷一二九）

明初的文字獄，兩條線作戰，一條是從文人的詩文中尋章摘句，周納羅織，至於多少人死於文字獄，大概也創了紀錄，此處略過不提；另一條是從請示、報告、賀詞，包括感謝信、致敬電之類的官方公文中挑剔「敏感詞」，史稱「表箋之禍」。有個案例曾被廣泛轉引，「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看後勃然大怒，說：『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廿二史劄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P740）趙翼生活在清乾隆年間，他以《明初文字之禍》摘引這則史料之後，又列舉了朱元璋一系列類似的「政績」——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表》，以「睿性生知」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府作《謝東官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同上書，P740）

每一個案子中都有一個「誅」字，都意味着至少一顆人頭落地，人頭落地了還不知犯了什麼忌諱。這些「敏感詞」有多大罪過，何至於為此拋頭顱、灑熱血？明代史官黃景昉對部分「敏感詞」作了詮釋：「國初儒學官撰賀謝表箋，以嫌諱誅者，如曰『作則』，嫌於『賊』也；曰『生知』，嫌於『僧』也；曰『有道』，嫌於『盜』也；曰『法坤』，嫌於『髮髡』也；曰『帝扉』，嫌於『帝非』也；曰『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餘類是。」（《國史唯疑》卷一，P11）

由「敏感詞」引發的「表箋之禍」，令文臣、文吏提心吊膽，手中的毛筆如同地雷的觸發引信，任何一個字都可能引爆雷區。黃景昉所謂「不知彼時文儒何從措筆」之嘆，似有切身之痛！每遇朝廷慶典、重大節日、皇帝賞賜，這感謝信、致敬電又不能不寫，一旦動筆，不知哪個字會誤觸龍鱗，招來殺戮。正因如此，在經歷了許多次的人頭落地之後，「禮臣大懼，因（向皇帝）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示。』帝因自為文式布天下。」（《國朝典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P61）朱元璋倒也體諒文臣的苦衷，頒布了《表箋定式》和《進賀表箋禮儀》，後又讓翰林學士劉三吾等起草《慶賀謝恩表箋成式》，有了格式，有了範文，雖然公文變得千篇一律，畢竟不用再掉頭流血。

大約在其下發的「表箋定式」中曾有規定，為了規避「敏感詞」，要求所有公文用語，出之有據，引之有典。雖然這種做法助長了教條主義，束縛了人們的創造力，也算一種提醒，以免誤入「雷區」。有一位張姓官員，曾在朝廷任「翰林編修」，只因心直口快，在中央機關混不下去，被貶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濟市）擔任一名基層教育官員（正九品）。他按照慣例撰寫了一份公文上報朝廷，朱元璋「御覽」時，認識這個名字，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在朱元璋看來，這顯然都是「敏感詞」。朱元璋發怒道：「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即刻派人把張某抓來，皇上訓斥道：「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某回答：「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止此。」不是先師聖諭，就是經書語錄，反倒將了朱元璋一軍，皇上聽完他的辯解，無奈地說：「這老家伙嘴還挺硬（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才見容此一人而已。」（《國朝典故》，P1162、1163）意思是說，逃過明初文字獄的，只此一人。

為了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政令，統一思想，「敏感詞」逐步由政府公文滲透到百姓生活。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在一份詔令中指出：「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為名字，宜禁革之。」（《明實錄》卷五十二，P1011）禮部於是定議：「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相犯者，悉令更之。」（同上書，P1012）如此以來，更改戶口本、身份證、合同書等，就成了大問題。還不止此，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已是執政晚期，他仍然對「敏感詞」念茲在茲，要求禮部「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保、太師、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同上書，卷二三〇，P3368）

「敏感詞」說到底是精神禁忌。神經「敏感」、精神「禁忌」的只是權勢者，與普通百姓沒有多少關係。「敏感」纍纍，「禁忌」重重，只能說明心理虛弱。心理虛弱的權力，往往缺乏正當性。如果權力割斷了合法來源，如果權力失去了制度制約，「敏感詞」就會層出不窮。每當網絡上某個人的名字只能用符號相隔離，意味着這個人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每當網絡上出現「目田」這樣的怪字眼，那意味着「自由」本身已被割下頭顱。

■朱元璋發起了明初文字獄。 網絡圖片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成報》是如何起家的？

本報副刊同文蒙妮卡談《成報》，勾起我一些回憶。我非《成報》員工，只是一個寫了很多年專欄的作者。

上世紀八十年代，《成報》副刊改版，需要一篇即日完的小小說。當時的編輯古劍約稿，但聲明須「考試」，即是先寫三篇，交由何文法老先生審閱，並云應徵有多人。如此苛刻，本欲拒之，但回心一想，若得何老先生青睞，未嘗不是美事。於是寫了三篇，姑且一「試」；居然獲圈中，成了「欄主」。由此可見何老先生對副刊之要求十分嚴謹。事實上，《成報》起家，當初靠的就是副刊。

上世紀五十年代，《成報》是通俗小說家的大本營。在何文法的招領下，猛將如雲，計有：筆聊生、怡紅生、呂大呂、靈簫生、王香琴、忠義鄉人、小生姓高、南宮博等。當時的《成報》銷路極佳，是「量報」大阿哥。一九五九年，《明報》創刊，金庸即制定方針，要學《成報》，即注重副刊，粵語入文，不避通俗。《成報》所擁的通俗作家群，是當時得令的紅人；最享盛名的有兩位：陳霞子和高雄。陳霞子是一九五六年《晶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編輯。在此之前，歷任廣州《民生報》、《群聲報》、《誠報》、《越華報》編輯，香港《南強報》、澳門《大眾報》、《市民日報》編輯。後加盟《成報》，成了何文法的得力助手。他在《成報》以阿夏、阿霞、筆聊生、夏伯等筆名撰寫小說。高雄，筆名三蘇、小生姓高。陳霞子所寫的借殼小說，高雄亦擅長。陳霞子在《成報》撰《八仙鬧香海》，高雄後來也寫《八仙鬧香港》。先後輝映。可惜，陳霞子要辦《晶報》，再無時間「重操故業」；而三蘇則愈寫愈紅，後為金庸招手，成了《明報》副刊主將。

陳霞子未離《成報》時，還有「三生分銀」的說法。所謂「三生」，即筆聊生、怡紅生、靈簫生。筆聊生是陳霞子，怡紅生原名余寄萍，靈簫生名衛春秋。所謂「分銀」，即是所寫的稿件，大大有價，各報競搶，各刊競登之意。怡紅生和靈簫生俱擅寫鴛鴦蝴蝶派小說，反而突出了筆聊生的獨特風格，既寫借殼小說，又寫幻想小說、偵探小說、歷險小說、間諜小說，甚至殭屍也寫了。

■一九三八年的《成報》，頭版竟是小說掛帥。 作者提供

由此可見，《成報》一直注重經營副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最為出色，可惜，隨着歲月流逝，那班作者老去，無復當年勇。但新聞、尤其是突發新聞做得頗出色，行內薪酬亦算高，《成報》才能獨領風騷，直至何老先生賣盤退休。

還有一事值得一記。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下為研究《成報》副刊，去函約見何老先生，惟信如泥牛入海。後獲當時的採訪主任之介紹，得往資料室翻閱舊報。如是者整日，入夜時，何老之女突然摸了上來，一見之下，即遭驅趕，遂灰溜溜而退。《成報》飽嘗風霜，迄今最寶貴的應是所存舊報，冀能妥為保存，嘉惠後人來研究。

詩詞偶拾

■竺柏岳

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抒懷

驕陽普照憶往事，八載惡行催吾思。
日寇揮刀屠城村，燒殺搶掠血成池。
盧溝橋邊躺骸屍，南京城內哭聲嘶。
今日國泰萬事興，除惡務盡書青史。

謁南京雨花台

石雕群像聳雲天，中華門外雨花台。
十萬頭顱灑熱血，衛吾中華心無愧。
仰看豐碑涕淚揮，俯視百姓饒風威。
偉人題詞永銘胸，青山蒼蒼傳萬載。

謁南京中山陵

鐘山龍盤氣沖天，蒼松翠柏矗路邊。
四百石階升高峰，偉業垂史誦遺篇。
坐像安詳復泰然，建國大綱祭堂顯。
但願華夏歸一統，兩岸牽手拜先賢。

訪甘肅敦煌莫高窟

戈壁瀚海夕輝映，胡笳羌笛響駝鈴。
五百洞窟齊排列，先民行蹤顯逼真。
壁畫飄逸似飛天，唐宋清峻元明靈。
千古美麗震寰宇，文人墨客頻朝聖。

遊蹤

■俞慧軍

家鄉的湖

夏日午後的暨陽湖很安詳，像一位熟睡的處子。陽光直射在波光瀲灩的湖面上，微波不興。1.56平方公里的暨陽湖中心景觀區，是家鄉蘇南張家港市人民為支援國家建設，集中取土而形成的。暨陽湖雖沒有太湖的浩淼，洪澤湖的深邃，也沒有西湖的傳神，但暨陽湖卻有其得天獨厚的恬靜與悠遠，更有夏雨飄落時的輕柔與嫵媚。人工構築的湖中之島，猶如一件經過精雕細琢的璞玉，栩栩如生，巍然矗立於暨陽湖水域的一方，成為這座靈動的生態園中的一個奇觀。

那一棵棵來自遠方的香樟樹、玉蘭樹、木樨樹、柏樹、垂柳，和一些叫不上名來的綠樹，裝點着這個別具魅力的湖中野生島。人工架構的鋼木結構式的鳥塔，從暨陽湖東側觀之，便已有數個窩巢結滿了野生鳥兒歸家的情結，繁衍着各種生靈棲息一方的期盼。而湖中之島這個動物樂園，便成為那些鳥兒與人類和平共處的吉祥的棲息之地。

晚霞還未褪盡，鋪展着鵝卵石的暨陽湖灘上便已人頭攢動。大人們帶着孩子，孫輩們纏着爺爺奶奶，漫步於暨陽湖的棧道上。而大孩子們卻頑皮地捲起褲管，悄然從湖的淺水灘跳進清涼的湖水中，不管大人們如何地吆喝，孩子們依然自顧自地在淺水的湖灘盡情戲水玩耍。盛夏酷暑的日子裡，每當夕陽西下，暨陽湖的沙灘上便聚滿了大人和孩子們。攢動的人流中，暨陽湖生態園區內一條條伸向湖畔的小路兩旁的開闊地上，長滿了一片片綠樹和一簇簇花草，掩映其中的人文景觀彰顯出靜態的神韻與動態的和諧。

環繞湖濱的淺水灘是市民們納涼消暑的樂園，一些大人在離湖灘較遠處潛水游泳，儘管游泳者享受着湖水的清涼與舒坦，然而不安全的隱患卻已在不知然中悄然埋下。這是一種危險的遊樂享受。管理暨陽湖的工作人員或交巡警們在那裡做着耐心細緻的勸說，告誡那些忘乎所以的人們千萬不要為一時之樂而抱憾終生。東西向的暨陽湖大道上停歇着數十輛私家車，從遠方慕名前來暨陽湖觀賞和納涼的人們為了一飽暨陽湖生態園區的芳姿，傾家出動，把車子停歇在暨陽湖大道的兩側，攜家帶小悠然地邁步於暨陽湖那新築的廊道、棧道或湖邊曲徑通幽的林蔭道上。

從暨陽湖的沙灘地出發，由西向東邁步於正在鋪設中的木結構棧道上，一片片綠意盎然的夏荷便傍着棧道兩側的湖面漸次展現在遊人面前。清冽的湖面上，紅的、粉的、白的、粉白相間的夏荷正含苞欲放，有的已長出碩大的花朵，如仙子般盛開着一朵朵淡雅的荷花，散發着清幽的芬芳。點綴在這盛夏之夜的湖面，煞是好看。清爽的湖風蕩漾起綠草與夏花的郁馥，吹拂着遊人，給人以怡心舒爽的感覺。剛栽插的各種夏花點綴在湖濱的每一個景點上，從荷塘景致移步繼續向東，湖岸新鋪設的一方方磚石道便映入眼簾，那一塊塊晶瑩的方磚鋪設的湖岸道路，在晚霞的照射下與湖水相映成趣，使人感覺不像走在湖岸的磚道上，而是走在波平如鏡的湖面上，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踏着平仄的台階拾級而上，登上暨陽湖露天廣場的最高處，舉目遠眺，水幕電影場的輪廓清晰可見。在環湖大道華燈的照耀下，遠處的水域中蕩漾着一顆顆璀璨奪目的珠璣，暮色中的野生島惟有鳥塔高聳在夏夜的星空下，儼然像一個儀態威嚴的衛士，守望着這片藍色的湖泊以及湖泊上的每一棵綠樹，每一塊鵝卵石，每一株小草……

此刻的野趣園在黃昏的蒼穹下，偶爾傳來棲息在綠樹上的鳥鳴，蟬卻躲在野趣園的一角歇斯底里地鳴叫着。倘若繼續由東向北沿環湖道向前，那新建築的寬敞的柏油路連通環湖大道向遠方延伸，彷彿要把整個暨陽湖攬在大自然寬廣的懷中。走過暨陽湖規劃區內的路、橋、園、廊、島、景、灘、亭、棧道，體味着人與自然這份業已久遠的寧靜與溫馨。作為張家港市的市民，也許會從心中油然升起一種情感，一種對大自然的敬畏，對藍天碧水的敬愛，對鄉親故土的摯愛的情愫會縈繞於你的腦海揮之不去。這種對自然、對生態、對故土的愛戀，也許會衍生出建設和諧美好社會的希冀。

暨陽湖的夏天是美麗的，而夏日的暨陽湖之夜更加艷美多姿，步入暨陽湖生態園區，便似投入了大自然綠色的懷抱。

豆棚閒話

■青 絲

南瓜花

老街區的早晨，當流動在樹影裡的陽光開始灼人，主婦們已經把菜買回來了，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邊說話邊擇各自菜籃裡的南瓜花。歡快喜悅的情緒，在各自的指尖上流淌。被作為蔬菜的南瓜花，都會連有約一尺長的藤莖，須剝去莖上已經變老、無法咀嚼的粗皮纖維，方可下鍋烹調。於瑣碎的家長里短之間，南瓜花與夏日生活實現了瑰麗的會合。

過去我一直不知道，南瓜花是一道具有地域性的蔬食，以之入饌的食風不過浙。昔日我有一位浙江朋友，在廣西看到南瓜花、南瓜藤都是市面上極為尋常的蔬菜，大為驚異，將之視為兩廣人好吃的鐵證。因為在她的家鄉，南瓜花是要留着結果實的，從沒有人嘗試摘取烹成桌上佳餚。就像北方人總是驚訝於南方人吃羊肉是連皮吃掉一樣，由南瓜花引出的不同飲食習俗，也折射出了遼闊地域下的多元社會風景。

南瓜藤在敝鄉多有栽作，幾乎隨處可見，緣其適應力強，對土壤要求不高，不論河岸邊的小塊空地，或於山上闢出的不規則菜畦，都能隨遇而安，茁壯生長。而且栽種以後，也無須耗費過多心力去照管，擔心蟲咬之弊，似乎其藤葉所富含的胡蘿蔔素，就是天然的驅蟲劑。到了仲夏時節，頂部的嫩莖會開出橙黃如金的花朵，形狀像是敞口的銅號，雖無嬌艷逼人之態，卻也自有一種敦厚質樸的嫵媚。摘之入饌，口感綿軟如綢緞，花瓣富含粉質，能令湯汁變得更為滑膩濃稠，並染上其特有的甘甜氣息，為夏日餐桌上的應時清蔬。

南瓜花的簡易吃法，是把花托下的藤莖撕去粗纖維，折成寸段，用熱油爆香幾顆蒜子，然後下鍋烹炒。金黃色的花朵一遇熱油，頃刻就軟了，與翠綠的嫩莖、白色的蒜子搭配，有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感。咀嚼之際，那種玉軟香溫的滋味會在齒頰間悄然滋長，着實讓人迷戀。不過，最能充分展現南瓜花的粉膩質感的菜式，是釀了做羹湯。把精肉或魚肉切碎，拌以生粉，用勺順時針大力猛攪，直至肉餡徹底起膠，成為再也攪拌不動的黏糊。接下來把肉餡換到另一個小盆裡，抓起不斷猛力摔打，使之具有良好的彈性，即可捏成小團，填塞到南瓜花裡。

釀南瓜花的味道，取決於是否有好湯。若不得佳湯，直接煎熟而食，也是上品，但終歸少了幾分渾厚甘甜。若以老母雞加上瑤柱、火腿熬成高湯，撇去油沫，把釀好的南瓜花及少許嫩莖葉放到湯裡煮熟，溫潤軟滑的口感，加上柔韌彈牙的肉餡，會令人甘願受此溫柔挾持，軟化了入世的野心。

這道羹湯，還頗有漢樂府詩「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的妙趣。於此唯美而又煽情的美食面前，時空的距離彷彿也被模糊了，散溢着一種歲月的溫暖。

■南瓜花是一道具有地域性的蔬食。 網絡圖片